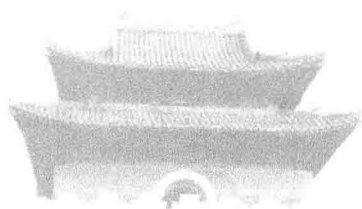


京郊

清墓探尋

冯其利 著

學苑出版社



冯其利 著

京郊清墓探寻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郊清墓探寻 / 冯其利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077-4504-7

I. ①京… II. ①冯… III. ①墓葬 (考古) —北京市
—清代 IV. ① K87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7581 号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10×960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35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0 元 (精装)

前 言

人世间,有生就有死。死是人类一生最后的归宿,是大自然的规律。由死产生的各种丧葬习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丧葬习俗是一种社会现象,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内涵。丧葬习俗也是社会的缩影,积淀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在中国丧葬习俗中,丧仪中的招魂、小殓、接三、送三、发引、出殡等,礼仪繁杂。至于墓葬,更是涉及葬制、选址、布局、设计、测量、备料、施工、竣工、入葬、祭祀等多个环节。皇家、官员、富豪、平民去世后,不同的阶层享用不同程度的墓葬等级,既是丧礼的规定,也是逝者生前地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如清代王爷园寝制度,《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对造坟工价、墓碑工价、墓碑尺寸、园寝周长、宫门享殿间数、广、纵、高度;顶覆瓦式、类别、建筑彩饰等,都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品级官员亦如此。墓碑,三品以上官员碑首、碑身、龟趺尺寸、图案、形状不尽相同。如一品官员为螭首龟趺,七品为圆首龟趺或方趺,士人则为圆首方趺。墓园周长、守坟户,一品官员茔地九十步,封丈有六尺,递杀至二十步二尺止,缭以垣。公、侯、伯世爵周四十丈,守茔四户。至六品以下官员周十二丈,只二人守护。石像生,公爵至二品官员,用石人、望柱暨虎、羊、马各二。三品无石人,四品无石羊,五品无石虎。

纵观几千年的丧葬习俗,墓葬以凝固的空间结构展示了一个阶段的历史,成为连接现代和历史之间的一座桥梁,提供后人学习研究历史、取得学术成果的途径。北京地区历史地理、典章制度、建筑文化、风土民俗,以及京郊清墓的分布、现状,是北京文化的一个分支。

清代,作为离现代社会最近的一个也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虽有卷帙浩繁的史料可考,但也有许多方面疏漏遗失甚至谬误讹传,以致无考。清史研究范围十分广阔,内容繁多,许多领域未被学者重视。包括王爷坟在内的清代墓葬文化,就是一个世人极少涉足的研究领域,存在许多空白。

清初,大批皇亲国戚、开国元勋、八旗子弟、降清官兵,从龙入关。定鼎北京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及其后裔选择筑墓京郊,渐成定制。当然,也没有旗籍的汉人官吏死后,返回原籍入葬。研究这些墓地的兴衰、墓主后裔的命运及其折射出的历史变迁、时局动荡、观念转变等社会现象,可以补史之阙,证史之误,使这段历史不致湮没。

随着岁月流逝,沧桑变故,墓地惨遭破坏,茔地烟祀久断。墓主无论生前如何尊贵,死后终归一抔黄土,墓冢无论当年如何气派,依然难免年久荒废,谁都不能避免生时“气凌云天,荣华富贵”,歿后墓丘“莽秽榛没,牛羊窻窳”的结局。北京及周边地区曾分布着近百座清代王爷坟,现已大多破败荒芜,甚至遗址难觅。我从1983年元旦起,开始考察王爷坟和清代墓葬。通过查阅史籍,请教专家,实地走访,搜集口碑,集中调查了北京附近尚有头绪可查的83处清代王爷园寝。1996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清代王爷坟》,填补了研究清史这一领域的空白,获得学术界的肯定。在取得考察王爷坟丰硕成果的同时,还收获了极其丰富的副产品,那就是掌握了许多清代公主、王公贵戚、封疆大吏、知名人物墓葬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为撰写《京郊清代公主坟》、《京郊清墓探寻》夯实了基础。

1984年开始,在边调查边整理王爷坟资料的同时,我陆续梳理撰写了公主坟、觉罗、宗室墓地和其他清墓文章。1993年,将考察完成的京郊27处、29座公主坟(有两处为双公主坟),命名《京郊清代公主坟》,发表于《文史资料选编》第四十六辑。但由于当时其他清墓资料不够丰富,内容比较简单,很少发表文章。1999年,针对当初调查资料欠缺、墓址现状不详的一些墓地重新进行了补充调查。为避免前后文章内容繁简不一,又于当年统一整理并增加部分新的调查内容。2000年后,又增补了几篇文章,最终形成今稿,定名为《京郊清墓探寻》。书中每篇文章所署时间是经重新整理后的成稿时间。

从调查采访、整理资料、撰写文章、修改定稿,到《京郊清墓探寻》成书,至

今已经 30 余年。当年的采访对象和提供资料者,大多作古,许多墓葬也濒临消失甚至荡然无存。所幸这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遗迹,被记录在册,成为有案可查的历史资料。墓地遗址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曾经的辉煌、尘封的记忆,更是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遗产、宝贵的资料。

本书收录的 146 篇清代墓葬,以文章篇数计算,其实远不止 146 处,更不是 146 座墓的概念。如丰台西局两处黄带子坟是两处、27 座墓,太子峪村的四宫门是 4 处、几十座墓。所列墓地除知名世家,大都是朝廷王以下、二品以上大吏在京的墓葬。以红(觉罗)黄(宗室)带子坟(46 篇)、大学士墓(22 篇)、督抚墓(17 篇)、将军墓(11 篇)、世爵墓(27 篇)、尚书、侍郎墓(15 篇)、知名世家墓(8 篇)为顺序分述。为方便读者阅读,现就书中涉及的清代宗室爵位和其他部分墓葬墓主生前任职的部门和官阶品级,简介如下。

一、红(觉罗)黄(宗室)带子

清爱新觉罗氏,景祖(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以上子孙,谓之觉罗,显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以下子孙谓之宗室。即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的叔伯兄弟及其后裔称为觉罗,定以腰束红色缎带为志,俗称红带子。塔克世的子孙后裔称为宗室,定以腰束金黄色缎带为志,俗称黄带子。他们的墓地,也相应地称为“黄带子坟”、“红带子坟”。

清宗室爵位,崇德元年(1636)始定为九等,顺治六年(1649)定为十二等,至乾隆十三年(1748)最终定为十四等:和硕亲王、亲王世子、多罗郡王、郡王长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其中镇国将军至奉国将军分为三等。宗室成员未得分封者称为闲散宗室,用四品顶戴。

二、大学士

清代沿袭明代旧制,设内阁,长官为大学士,初期职权相当宰相。后来军机大臣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内阁名义上虽仍为清廷最高官署,但逐渐成为传达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几次调整,乾隆十三年,以保和、文华、武英三殿和文渊、体仁、东阁三阁为定制。内阁大学士,掌钧国政,赞

诏令，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协办大学士佐理。大学士满汉各二人，正一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正一品。

三、督抚

总督，掌一省或数省厘治军民，综治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从一品，地位高于巡抚。另有漕运、河道总督。巡抚为清代省级官员，从二品，地位低于总督。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抚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

四、将军

清代的将军有三种，一为宗室爵位之一。二为驻防各地的八旗最高长官，从一品，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其中边疆地区的将军，是全区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三是临时出征的统帅，如安南将军、定西将军、抚远大将军、靖边大将军等，“大征伐则置，毕乃省”，秩如原任。本书的将军特指第二种，即驻防将军。

五、世爵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五等”，清代用来封赏勋戚和功臣，世袭者为世爵。清代五种爵位俱分三等。公、侯、伯秩如超品，子爵正一品，男爵正二品。

六、尚书、侍郎

清代设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为各部最高长官，从一品，相当于国务大臣。侍郎，为各部副职，满汉各一人，从二品。

将王爷坟与红（觉罗）、黄（宗室）带子坟做如下区分：封为亲王、郡王者的园寝称为王爷坟，其余宗室葬地称为黄带子坟，觉罗葬地称为红带子坟。因当年调查王爷坟时，由于地址不详、知情人谢世、采访困难，致使个别园寝资料内容过于简单，不够翔实。如广通寺北侧谦襄郡王瓦克达墓、通州区北神树豫王坟、遵化市兴旺寨乡王爷陵等，均因此未被《清代王爷坟》一书收录。因亲王、郡王都是宗室，属于黄带子，特将以上经重新调查、补充资料后的三座王爷坟

列入本书“红、黄带子坟”内。再有,清初定南王孔有德、义王孙可望等,虽因降清而封王,但此王不是皇家宗室封爵,而是属于“民公”世爵一类,故列入“世爵墓”。另,康熙帝第二十三子、郡王品级、贝勒允祁墓,位于河北唐山市下属遵化市;大学士和珅墓和一等公傅恒墓在天津蓟县,均不属于北京市,分别附于“红、黄带子坟”、“大学士墓”和“世爵墓”之后。

本书所附照片,除署名外,均为作者所摄。本书主要参考书日为《爱新觉罗宗谱》,学苑出版社2008年2版。

冯其利

2014年3月

普通工人,草根专家

(代序)

冯其利的又一本著作《京郊清墓探寻》即将出版发行。

最早知道冯其利,是1983年从《北京晚报》上见到他的有关清代皇族人物、逸事、府邸、墓地的文章,原以为这是一位研究清史的资深专家。得知是一位初中毕业的普通工人后,惊讶、赞叹及相同的志趣,使我萌生与其相识求教的夙愿。1992年,结识冯其利,自此亦师亦友,成为莫逆之交。

冯其利痴心研究清代爱新觉罗氏族、王公府第和王爷坟的感人事迹,多年前已有《沈阳日报》主任记者关捷先生等撰文介绍。现据我所知,记述其人其事。

冯其利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自学日语、明史。旋以原《学习》杂志主编、后任科普出版社总编辑的郑公盾先生为师,受益匪浅。又接受其建议,改学清史,通读了《清史稿》等百余部清代史籍。1982年7月,好奇心使他去石景山区隆恩寺调查明清石刻,无意中发现附近有一处清代王公坟墓遗址。请教溥杰先生和经其推荐的专家,谁也说不清墓主是谁。再返隆恩寺,费尽周折找到看坟户后代,继而找到墓主后裔,始知此处是以努尔哈赤第七子绕余敏亲王阿巴泰立祖的王爷家族墓。首战告捷,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考察清墓,信心陡增。1983年元旦,他开始踏上考察王爷坟的征程,从此走上数十年探寻清墓的漫漫长路。

虚心求教,知恩图报

溥杰在世时曾说:“冯其利不容易,他做的是我们自己都做不了的事,你们都得帮他”。几十年来,冯其利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多方帮助。那是他

正直淳朴、光明磊落的人品，对研究清史的渴望和虚心求教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为研究清史，冯其利虚心求教，不耻下问。从皇族后裔、官宦世家、清史专家、知名学者到村民、看坟户，甚至是捡垃圾、拾破烂的，只要能学习历史，只要能提供线索，只要能抢救搜集口述史，这些人都是他的老师。冯其利把他们比作图书馆，自己是看书学习的读者，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知识、口碑。1984年，调查郑王坟时，在西郊八里庄访问郑王府后裔金晏煦先生，遍寻无果。后经一位捡垃圾老人指点，顺利找到金先生，求得许多珍贵的口述资料。金先生讲，八里庄只有捡垃圾的老人认识他。原因非常简单，老人常到一个小饭店收酒瓶子，而金先生就住在饭店后面。如果不虚心求助，如果轻看老人，他将与了解郑王坟失之交臂。冯其利曾拜西城区一位拉泔水车的老人为师，只因他年轻时在辅仁大学就读，对清史研究造诣颇深。

凡曾受教于人，永世不忘其恩其德，是冯其利做人的准则。清代一等伯石廷柱后人石继昌先生，曾供职于文物出版社，博学多才，是社会著名的撰稿者，生前对冯其利有过很多帮助。石先生去世后，冯其利多次到墓地祭奠。逢年过节必去家中看望师母，或粮油，或钱物，数十年从未中断。他积极奔走，多方联系，收集资料，誊抄稿件，使石先生遗作《春明旧事》得以付梓。出版发行后，又将稿费送至师母家中。恩师之精深学问，腹藏之京华逸事，幸未湮没。

沙济富察氏第十六世博士达先生，阅历资深，掌握大量典故逸闻，提供过许多珍贵的宗谱、世家、人物资料，去世后葬昌平区凤凰山陵园。清明之际，冯其利从南口下车，往返步行40多华里半山路，为其扫墓。

2006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著作《寻访京城王府》，冯其利特意在书后设“被采访者名录”。因“其中大多数人已经作古，每每思之，欷歔不已”，特列出68位仙逝者和20余位健在者名单，以示感念和敬意，足见其“受人点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之美德。

淡泊名利，不计报酬

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冯其利的《清代王爷坟》、《京郊清代公主坟》、《寻访京城王府》、《重访清代王爷坟》

等专著相继出版发行或连载于档案史料诸书，他也因此成为清史、考古、历史、地理、民俗等研究领域的名人。对社会上一些学术界和报刊冠以“中国第一个研究清代王爷坟的人”、“清史专家”、“著名学者”的称谓，冯其利从不认可。他谦逊地说：“我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热爱清史、业余学习清史的工人。”

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刘向宏对冯其利的评价是：他是现今社会少有的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人。《寻访京城王府》原书稿五十几万字，被编辑压缩为三十余万字，冯其利毫无怨言。只要书能出版，历史不致淹没，对署名、稿费毫不计较。有些清代皇族后裔由于年代久远以及政治原因烧毁族谱，对其祖先世系、宗支派别、墓地坟茔、后世情况知之甚少甚至毫不知情，往往求助于冯其利。他有求必应，分文不取。每每连夜查出祖辈宗支，助其寻根探源，且自费复印宗谱，邮递到家。遇上电话求助，如涉及资料简明清晰，便嘱咐对方别放电话，稍等片刻即有结果，大有“立等可取”之势。朴实厚道的为人，如数家珍的学识，感动了许多爱新觉罗氏。他与 800 多位皇族后裔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些成为至交，一直保持联系。

底蕴深厚，治学严谨

1995 年，我考察房山岳各庄乡皇后台村大学士伊桑阿墓时，听说村北还有一座不知名号的公主坟，以为发现了新的清代公主坟线索。回来查询多部史籍，毫无进展。冯其利得知后，依据公主坟与伊桑阿墓的方位关系，通过采访村民，认定公主坟应与伊桑阿家族有关。结果在《清实录·世宗实录》中找到答案：某位亲王嫡出之女册封郡主，下嫁伊桑阿之孙福僧额。公主实为郡主，是伊桑阿的孙媳。对同一信息的判断分析，学问底蕴的程度不同，角度变换的视野不同，导致最终结果的不同。

1996 年，与冯其利合作续写《沙济富察氏宗谱补录》。在书中“人物简介”中，我对大学士福康安曾孙、不入八分镇国公文谦的注解是：谥诚靖，官至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三年卒，墓在朝阳区立水桥东雷桥村。冯其利却始终坚持其葬地在天津蓟县东葛岑穆马庄傅恒家族墓内的公爷坟，并画出了墓地示意图，当时我还嗔怪他太固执。2012 年，查阅《清国

史·嘉业堂钞本》时,方才恍然大悟,冯其利当年的判断是对的。原来,光绪朝有两个文谦,同名不同姓,卒年相近(不入八分镇国公文谦卒于光绪四年)。马兰镇总兵溢诚靖文谦,是阿哈觉罗氏,满洲镶黄旗内务府人,不是满洲镶黄旗沙济富察氏。16年的不同见解,终结于学识底蕴深厚的冯其利的结论正确。冯其利著书注重治学严谨,规避疏漏,反复推敲,逐字斟酌。乾隆朝愉恭郡王弘庆长子之名,《清史稿》、《宗室王公世袭爵秩简明日全册》均作永琇,《爱新觉罗宗谱》作永琇,有的书作永瑋。一般人认为应取多数史籍之说,即永琇。而冯其利则认为皇室成员名讳应以《爱新觉罗宗谱》为准,弘庆长子应是永琇。

艰辛探寻,笔耕不辍

清代京郊王公贵戚墓葬数量虽多,但地图上往往很少标注,且不标名称。如木樨地有克勤郡王府在北京的第一处墓地,而民国四年的京郊地图根本未标“克王坟”,仅标“五统碑”。由于时过境迁,民间以讹传讹现象普遍,有的地图上标注的墓地名称非但不准确,有时还令人费解。如朝阳区双桥光绪朝文渊阁大学士那桐墓,长期被通县政区图误标为“那间坟地”。朝阳区大程各庄有一处地图标注的那公主坟,葬有下嫁超勇亲王策棱之孙拉旺多尔济的乾隆帝第七女固伦和静公主。明明是和静公主,缘何又成为那公主?原来清末,策棱府邸以后裔末代亲王那彦成居住而被称为那王府。因公主曾下嫁那王府,公主坟西侧还葬有公主孙辈、曾孙辈两位那王府的蒙古王爷,当地村民及京郊地图遂称其墓为那(王府)公主坟。凡此种种,冯其利经历无数,往往颇费周折,通过分析史料、请教知情人和实地采访考察,逐一搞清它们的来龙去脉。

探寻清墓离不开索求史籍、查询资料、寻找线索,但更为关键的是进行抢救性的调查。通俗地说,书是死的,社会环境发展变化是活的。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城近郊区处处高楼林立,许多考古价值颇高的墓地遗址已经不复存在,甚至有些传承数百年的老地名、老村名都消失了。走访故老、对知情人的调查和实地访问显得尤为迫切。寻墓难,寻找了解墓葬地点、变迁的知情人更难。截至1990年,知道东直门外康熙帝第十二子履懿亲王允禔墓址、规制、

规模和历史变迁的,仅有一位当时居住在新源里的启恩绪先生。到高碑店调查五辈豫王坟时,一位知情人告诉冯其利去找曾打开地宫、绰号“傻骆驼”的张成祥。找到敬老院,才知道昨天晚上张成祥还在看电视、嗑瓜子,夜里就去世了。冯其利顿感紧迫与危机,加快了抢救历史遗存、口述实录的步伐。

作为普通工人,冯其利生活条件艰苦,两次下岗,收入微薄。好不容易经人介绍去一家公司就职,却遭遇企业陷入官司、领导人事变更的困境。先是拖欠工资,后来索性泥牛入海,再无音讯,等于白干了好几年。

成家后,一间8平方米的土坯小耳房,一住就是十几年。在这期间,他完成了清代王爷坟考察资料的初步整理,报刊开始登载其王爷坟的豆腐块文章。20世纪90年代初期,自认为极大改善了居住条件的冯其利,心满意足地搬进了一间14平方米、终日不见阳光的南房,开始了他写作的一个高峰期。8年后迁居两居室,过上一家六口、四辈同堂的幸福生活,使他觉得上了天堂。然而,居住面积的增加和人口增加的同步,并未改善其写作的条件。从未使用过书桌和椅子的他,仍然以床铺为桌,马扎为椅,每日“伏床”,笔耕不辍。有一次誊稿,从早5点一直抄写到晚10点,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他的作风一贯雷厉风行。郊外考察,无论回来多晚,查询史料、整理采访记录和考察结果从不过夜。堆积的稿纸一摞一摞地消耗,用过的笔芯一捆一捆地丢弃。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冯其利完成了几千万字的读书笔记、采访记录、考察日记、史料摘抄、资料分类、文章书稿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几千万文字,字字浸透着他的血汗。

冯其利原本身体不错,但一场疾病使他不足30岁时罹患慢性肾炎。医生根据四个加号的化验数据,得出“积极治疗,注意休息,可以活十年”的结论。随着年龄增长和体力严重透支,高血压、高脂血、脑梗等疾病接踵而来。一次就医,顺便测量血压,低压120,高压230,医生当即决定留院观察。冯其利却不当一回事,溜出医院赶往某地继续采访。2011年,冯其利突发腰椎间盘突出症,疼痛使他每走三五分钟的路就得坐在自带的马扎上休息几分钟,但他仍坚持去首图查询资料。到公交车站十几分钟的路程,他要途中歇息五六次,用上一小时。上车无人让座,打开马扎坐在通道上,下车依然走走歇歇直至首图。就这样,他以超乎常人的坚强毅力完成了近十万字的《金壁辉在“一监”

的日子》、《1948年居住在东西城的皇族》等史料价值较高的文章。

郊外考察异常艰苦。由于生活拮据,他经常自带干粮,几个烧饼一瓶水,甚至住2元钱一晚的大车店。村里老乡见他风尘仆仆,蓬头垢面,以为来了一个流浪汉。冯其利天生平足,又不会骑车,外出考察,以步行为主。靠着这双平脚板,他硬是走遍京津、河北地区分布清墓的崇山峻岭、山野乡村,行程不知几万里也。他乘坐过的交通工具包括自行车二等、三蹦子、马车、拖拉机、货车、长途公共汽车、火车等,除了飞机轮船,一应俱全。为寻找乾隆朝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墓,冯其利两下东陵。第一次边考察访问边求教于东陵管理处和蓟县文管所,无果而归。查阅史书及地方县志,均不见记载。后从《清史稿·高宗本纪》、《国史列传·福长安传》中觅得蛛丝马迹,经分析,初步确定其墓范围。二次去东陵,经多方打探,终于在蓟县东葛岑穆马庄找到傅恒及其长子、副都统、多罗额駙福灵安和郡主,第三子大学士、总督、忠锐嘉勇贝子福康安墓地。1985年11月,调查左安门外焦家花园的“胰子焦家”坟地,接连4天,往返6个地方,走访十几位知情人,才获取了一份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一次在河北省易县采访完毕,天色渐晚。不敢走夜路的他,却鬼使神差般地走进连当地村民都不敢停留的一座荒庙住了一宿,成为当地夜宿娘娘庙的第一人。1983年冬,调查密云县穆家峪羊山定恭亲王绵恩园寝时,在大风口等车两个多小时,几乎全身冻僵。1984年冬,去昌平半壁店考察。早8点到昌平,在凛冽寒风和扬沙飞尘中足足等了4个小时,直至中午12点也没见车来。后来一打听,才知修路停驶。最不顺利的一次调查,当属到密云县寻访和亲王弘昼墓地。上午因欲联系的文管部门负责人外出未归,耽误了时间。情急之下,从县城步行20多里,绕过两个山头,下午4点才到达目的地。完成调查采访后,为赶回京火车,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一路小跑,却在铁路边眼睁睁地看着驶出车站的火车远离他去,无奈只能等待半夜一趟路过车。夜宿车站时,几次被巡查的警察误作盲流叫醒,直至出示车票,警察还是半信半疑。次日早晨不到5点,下了返京的火车,来不及回家,径直赶回单位上班。有一次去西陵附近调查王爷坟,翻山越岭,涉溪过河,足足走了60多里山路,两条腿都肿了。翻越龙脖子山时,因水米没打牙,体力不支,撸下路旁的柏树叶子充饥。作为曾经见证历史的信物,冯其利至今仍珍藏着一片柏树叶,以示不忘。

艰苦的生活条件,严重的身体疾病,艰辛的考察历程,与其相伴几十年,成就了他探寻清墓的事业。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冯其利,一位极其普通的工人、著名的草根专家。

杨海山
2014 年 3 月

目 录

黄、红带子坟

五塔寺北侧觉罗石麟墓.....	2
鲁谷村爱新觉罗氏墓地.....	4
红庙的辅国公祜世塔墓.....	6
十里堡北贝子务达海墓.....	9
三统碑固尔玛浑墓	12
丰台西局两处黄带子坟	15
木樨地南侧双贝子坟	17
丰台太子峪村的四宫门	20
黄圆井村的际公府墓地	23
椰子井村的穆尔祜墓	26
大柳树北村的红带子坟	28
石景山区老山黄带子坟	30
通州区西集乡的赵王坟	32
广通寺北侧谦襄郡王墓	35
门头村金浚铭墓址小考	38
太平庄村康亲王府墓地	40
鲁谷村西的贝子星尼墓	43
色树坟的镇国公星海墓	45
清水涧村的黄带子坟	47
半壁店的镇国公阿拜墓	50
小亮马桥村的黄带子坟	54

大亮马桥村的黄带子坟	58
马甸西侧太平庄巴布泰墓	62
四公坟村安亲王府墓地	64
水南庄的宗室敦敏墓	68
大兴西芦堡宗室敦诚墓	70
通州区北神树的豫王坟	72
观音堂村的肃王府墓	75
四公坟村的宗室盛昱墓	78
羊耳峪村贝勒延信墓	82
大王花园将军弘晌墓	87
西马各庄村的黄带子坟	91
西马房副理事官弘暹墓	95
西小营的淳亲王府墓地	98
香堂村的镇国公溥楸墓	101
玉皇庄的将军奕山墓	104
小红门的愉郡王府墓地	107
半壁店的果郡王府墓地	109
平谷圪塔头村黄带子坟	112
房山上万村绘贝勒墓	114
北顶村东侧庆王府墓地	117
丰台贺照云泽公府墓地	119
葡萄嘴原封贝勒载濂墓	122
西峰寺的贝勒载滢墓	125
两间房村的黄带子坟	128
遵化市兴旺寨乡王爷陵	131

大学士墓

卢庄村大学士范文程墓	136
碧云寺旁大学士巴泰墓	140